报刊亭，不说再见

□任小春



徐文川 摄

七月的川东，暑气悄然爬上渠江的堤岸。七月流火，风裹着渠江的水汽漫过渠城步行街的青石板路，茂盛挺拔的榕树翠绿的叶片在热浪里晃出细碎的光斑。对于许多渠县人而言，却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怅惘。就在七月，渠县邮政公司管辖的14所报刊亭，完成了它们的最后使命，或是拆除，或是转型。当最后一抹绿色身影从街头隐去，那些曾经散落在城市肌理中的文化坐标，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历史的注脚。

我站在步行街的路口，目光穿过熙攘的人流，落在那片曾经矗立着报刊亭的空地上。那里如今空空荡荡，只有阳光毫无遮拦地洒在水泥地面上，显得有些刺眼，也有些落寞。作为一名在渠县交通运输局工作多年的职员，我习惯了与道路、桥梁打交道，习惯了看着脚下的路不断延伸、拓宽，目睹陆续建成通车的渠江大桥、渠江二桥、渠江三桥、渠江四桥和状元桥，把两江四岸的距离缩得越来越短，看着盘山公路把曾经闭塞的山村连进城市的脉络，但此刻，心中涌起的却是一种关于“失去”的钝痛。我写过《渠县的桥》、记录过《生命通道》，也是《四川日报》《华西都市报》《参考消息》《达州日报》和《达州晚报》的忠实读者。在这个酷热的季节，我想为这些消失的绿色方寸之地，写下一段迟来却滚烫的文字。

16年前，为方便广大市民及时获取国家时政新闻、阅读月度文学刊物，推动全民阅读阵地建设，促进纸媒信息传播，四川邮政分公司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出资建设报刊亭，渠县城区共设立了14所。记忆中的报刊亭，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呼吸孔。它们不大，只有几平方米，绿白相间的涂装在灰扑扑的街道背景下显得格外清新，像一块块遗落在街角的绿翡翠，安安静静地托举着满城的墨香。对于文学爱好者，尤其是不少老年朋友来说，报刊亭不仅是购买资讯的场所，更是精神的寄托，老年人协会的熊老爷子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说：“手机字小，光线刺眼。报纸版面大，墨香浓，在报刊亭买一份报纸到家，泡上一壶茶水，一读就是半小时，惬意！”

那几平方米的小亭子，也成了青年文学爱好者走进文学殿堂的通道。有位青年文友，在渠县某商业银行参加工作后，他总是节省几块钱零钱，在下班的路上绕远路走到报刊亭，指尖在一排排杂志的书脊上慢慢划过，从《人民文学》到《收获》，从本地的《达州日报》《达州晚报》到带着油墨香的《四川日报》《华西都市报》那些印在纸上的铅字，像一把把钥匙，为他打开了通往广阔世界的窗户。在那里，忘却身上洗不净的汗味，忘却服务窗口重复了千百次的动作，忘却身份的卑微，与文字中的灵魂对话。他在杂志里见过雪山的巍峨，见过海边的浪潮，见过远方的人笔下的悲欢离合，那些文字像清泉，一点点漫过他被粗糙生活磨得黯淡无光的心田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，短短几年，他成了全省知名的作家，今年22岁的他居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。

渠县步行街的那座报刊亭，是我最常去的地方。经营者是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，姓王，大家都叫他王老头。他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，额头上的皱纹里像是藏着半部宕渠旧史，眼神却总是温和而专注，擦玻璃的时候会把眼镜推到头顶，指尖沾着一点刚泡的菊花茶的香气。无论寒暑，他总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整理着新到的报纸，擦拭着玻璃上的灰尘，连亭角摆的那几盆太阳花，都被他打理得一年四季开得热闹。前些年，我们单位没有迁入新的办公场所时，我会拐进他的报刊亭，靠在冰凉的铁皮柜上歇脚，他也不多话，递过来一张刚到的《达州晚报》，指一指副刊的文章，说“这篇写得巴实”。渠县邮政分公司是不收租金的，王老头靠卖报刊和饮料、零食等维持生计，他说：“大钱赚不到，有你们，快乐天天有！”

那时候，买一份报纸或杂志，不仅仅是一次交易，更像是一种庄重的仪式。我会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份还带着印刷厂余温的刊物，指尖触碰到纸张的粗糙质感，闻着油墨混着纸张的清香，心中便生出一种踏实的满足感。老人从不催促，哪怕我在报刊亭前站半个钟头，把每本杂志的目录都翻一遍，他也只是坐在旁边慢悠悠地整理报纸，偶尔会推荐一两篇他认为值得读的文章，说“这篇写咱们渠县汉阙的前世今生，你肯定喜欢”。那种人与人之间基于共同文化趣味的默契，没有多余的寒暄，没有刻意的讨好，像两个隔着玻璃的老友，在文字里找到共鸣，这种感觉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。

2020年，外孙降生的当天，我欣喜若狂，立马写了篇散文《陪女生娃》投向《华西都市报》，第二天就见报了。为了珍藏这一份情缘，我给王老头打电话，让他给我多留几份，他爽快答应：“给你留5份！”倾注了我对女儿的爱的文章和《华西都市报》，至今珍藏在家中。

除了步行街的这座老亭，渠城的街巷里还散落着不少这样的绿色小空间。天星街道濛山社区五井路西段的津东报刊亭，我跑渠城公交线路调研时总爱去落脚，经营者黄大姐总在亭子里备着凉虾和冰粉，三伏天跑一下午的外勤，推开门就能接过一碗甜丝丝的凉饮，顺便翻翻新到的《达州晚报》，连暑气都消了大半。渠南街道南大街的春燕报刊亭紧挨着几所老学校，杨春燕大姐把学生们爱读的《故事大王》《中学生作文选》都摆在最显眼的下层货架上，农村来的寄宿生没带钱也能站在亭边免费阅读，她还在亭子后面搭了个半人高的小架子，专门给孩子们热从家里带来的便当，整条南大街的学生都爱往她那儿钻，老住户们总说，这哪里是报刊亭，分明是孩子们的“街头小书房”。

这些年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，屏幕的冷光慢慢取代了纸页的温度，街头的报刊亭也渐渐褪去了往日的热闹。王老头的亭子里，杂志的种类慢慢变少，凉虾的香气却越来越浓；黄大姐的报刊亭里开始摆上矿泉水和充电宝，春燕大姐的亭边多了个代收快递的小牌子。我有时候路过，看见他们依旧坐在亭子里，守着剩下的几摞报纸，像守着一段不肯轻易散场的旧时光。我总以为这样的日子还能再拖些年头，总以为那些绿色的小亭子会像渠江边的榕树一样，在街角稳稳地站着，等我下一次路过，还能停下来翻两页新到的刊物。

2023年8月21日，四川省邮政分公司与四川报业集团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对全省所有报刊亭进行资产清算并注销公司。那时，我还存在一些幻想。直到今年七月，最后一批邮政报刊亭的停运通知贴了出来。我特意绕路去了步行街的老亭子，王老头正蹲在地上收拾剩下的报纸，亭角的太阳花被移到了旁边的绿化带里，他递给我最后两份当天的《四川日报》和《达州晚报》，说“以后啊，想看报纸，手机上就能找着了”。我接过报纸，却再也闻不到当年那种混着菊花茶香气的油墨味，风从空了大半的亭子里穿过去，发出轻轻的声响，像是在低声叹气。熊老爷子乐观地说：“我们这些老头儿是最忠实的读者，报刊亭没了，我的年度订阅卡还年年续呢！现在快递员直接把报刊送到家里来。”

当下，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捷，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读到成千上万的文章，可我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。那些散落在渠县街头的绿色方寸，那些藏在书脊里的旧时光，那些隔着玻璃相视一笑的默契，那些凉虾、菊花茶和太阳花交织在一起的烟火气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报刊亭，我们不说再见。和报刊亭相伴的那些温暖动人的时光将一直留存在我记忆深处，从未离开！